

一个人的权力，有时并不由自己攫取，而是他的敌人所赐予。



Old
Enemies

老牌政敌

[英] 迈克尔·道布斯 著 吴超 译

《纸牌屋》
原著作者
最新力作

[英] 迈克尔·道布斯 著

吴超 译

老牌政敌

**Old
Enemies**

Michael Dobbs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牌政敌 / (英) 道布斯著; 吴超译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4.11

ISBN 978-7-5500-1133-5

I. ①老… II. ①道… ②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43701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4-243

Old Enemies by Michael Dobbs

Copyright © 2011 by Michael Dobb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& Schuster UK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4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邮编: 330038

电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E-mail bhz@bhzw.com

书 名 老牌政敌

作 者 [英] 迈克尔·道布斯

译 者 吴 超

出版人 姚雪雪

出品人 李国靖

特约监制 何亚娟

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 玥

特约策划 李国靖

特约编辑 高 蕙

封面设计 关东野客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1/32 880mm × 1230mm

印 张 10.5

字 数 260千字

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9.80元

ISBN 978-7-5500-1133-5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4-24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狡诈、激情、暴虐、杀戮……

权力喜欢这样疯狂的游戏，并对此嗜血上瘾。

它如同黑洞，诱惑着每一个欲望的暴徒。

一旦进入，休想逃脱。

楔子



瑞士，维拉尔

她有一双淡褐色的眼睛和一张天真无邪的脸，她的每一丝笑容都像花儿一样，绽放着生活的快乐与光彩。她刚刚过完十六岁生日，和其他出身纽约的同龄人不同，她身上没有青春期少女那种常见的叛逆和愤世嫉俗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她对坐在面前的那两个男人才没有丝毫的戒心。

凯茜并不认识这两个人，但她没觉得有什么不妥。这事儿倘若让妈妈知道，她免不了要挨上一顿臭骂；如果爸爸也碰巧在旁边，他肯定会站在妈妈那一边。然而现在凯茜孤身一人、离家千里，爸爸妈妈鞭长莫及；而她又恰好处在最放纵贪玩的年龄，什么条条框框、叮咛嘱咐，早被抛到九霄云外了。初到维拉尔的国际学院，她便惊奇地发现，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她当即决定要饱览这里的每一处风光，拥抱这里的每一寸土地，在她心里，瑞士是个很安全的地方，因为大家都这么说。她来瑞士还不到三个月

时间，这里的高山令她流连忘返，远未到思亲想家的时候；况且要不了多久就是圣诞假期了，她又得把行李收拾进她那个粉色的小提箱，回到曼哈顿的家里，回到妈妈的羽翼之下，不得自由。因此，在妈妈重新接管她的生活，在被单亲家庭那种令人窒息的恐惧和焦虑氛围彻底淹没之前，她想出去尽情地玩一次，好好放纵一下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找点儿刺激。

热气从杯中升腾而起，巧克力的馨香弥漫开来。凯茜把鼻尖探到杯口，贪婪地闻着。那两个人冲她点着头，眼神中充满了鼓励。一片雪花落在她的睫毛上，另一片沾在了脸上。刚刚过去的这个月下了数场大雪，所以在十二月的第一天，也就是眼下的这个星期五，她打算来一次直升机滑雪^①。就时节而言，直升机滑雪显然早了点，不过这是鲁拉里请客。她已经决定，这次回去之后，她将不再矜持，她要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他。直升机滑雪对她来说也是第一次，她有太多新奇的感受抑制不住要和人分享，尽管她与坐在咖啡馆阳台上的这两个男人素不相识。雪花在脸颊上无声无息地融化，正如她那渐渐褪去的少女的纯真。

寒气逼人，稀薄的空气难以留住热巧克力的温度。她匆匆喝完热饮，上嘴唇留下细细的一道泡沫。她有点紧张，嘴巴也不怎么听使唤，话还未说清楚，脸颊却不由自主地飞起一抹红晕。

“别担心，我们理解。”其中一名男子说道。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，凯茜听不出他是哪里人，不过这不足为奇，这个国家的每个人似乎都有口音，^②“我们知道你想要什么。”男子又说道。

他掏出一个小袋子，沿着桌面推到凯茜面前。凯茜看到这人手

① 直升机滑雪：用直升机将滑雪者运送到山顶滑雪点的滑雪方式，有些会直接从直升机上跳下。

② 瑞士语言较为复杂，每个地区都以本区语言为第一语言，而宪法规定，所在区居民还必须学会另外两个区的语言。比如德语区的人必须学会法语和意大利语，而其他语区亦是如此，因而很多瑞士人虽然会讲多种语言，但每种语言都不精，许多人都有一定的口音，因此小说中的说法并非杜撰。

上戴着婚戒，心里稍稍感到踏实了些。她心虚地扫了一眼四周，但阳台上只有他们三个人，俯瞰下去，积雪覆盖的屋顶如锯齿一般错落有致，向谷底绵延而去。那是一个透明的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六颗小小的药片，对她和鲁拉里来说，这是他们的又一个第一次。

“多少钱？”凯茜盯着二人，含糊地问道，紧蹙的眉头已经赶跑了她那习惯性的微笑。

男子摇摇头，“我们可不是毒贩子。”

“那……”凯茜疑惑了，他们的年龄要比自己大得多，不像那种经常出没于夜店的人。

“请我们喝杯咖啡就够了。”

凯茜伸手摸着那个小袋子，把它罩在手掌下面，袋子凉凉的，甚至有些冰冷。她最后犹豫了一下，才把它装进自己的大衣口袋，那是一件艳丽的俄式大衣，是临行前妈妈送给她的。男子朝上了年纪的女侍者挥挥手，很快，三杯热腾腾的饮料便端了上来。抿了几口热巧克力后，凯茜窘迫的心情得到了缓解。两名男子温文尔雅、谈吐随和，凯茜很快就放松了下来，直到她不经意间瞥了一眼手表，才忽然大惊失色，“天啊！我该走了！上课要迟到啦！”她猛地站起来，忙不迭地连声道谢又道歉，随后便匆匆转身走了，她的手始终插在口袋里。

凯茜踏着新鲜的积雪嘎吱嘎吱渐渐远去，而两名男子的笑容却僵在了脸上。

“妈的，咖啡钱她还没付呢。”其中一个冷冷地抱怨道。

“她会付的。”另一个小声说。

凯茜把她最宝贵的财产都藏在一个精致的丝线钱包里。钱包是翠绿色的，在金质的搭扣下面，她放了一张父母离婚前的合照和她自己的一张近照。在自己的照片中，她骑在心爱的骏马——特里

凯茜身上，手上戴着祖母在她来瑞典之前送给她的一枚戒指。那是一枚硕大的老式戒指，凯茜的手指与之相比显得无比纤细，可祖母在凯茜生命中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，因为她几乎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凯茜。虽然凯茜有很多少女的小秘密从未向她提起，她却总能猜个八九不离十，每当遇到这种情况，她多半会送上一句温和的鼓励，或者偶尔一句善意的提醒，但她从来不会责备凯茜，更不会干涉她。“亲爱的，六十年代时我也去过那里，”祖母说，“希望你也能像我当年那样，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。”如今，那戒指就乖乖躺在鲁拉里写给她的纸条旁边。鲁拉里比凯茜大八个月，快满十七岁。两人在学期开始时相识，有一天，鲁拉里塞给她一张写有她名字的纸条。鲁拉里显然具有一定的艺术细胞，他将凯茜名字中的首字母“C”画成了一张凯茜的脸，且捕捉了凯茜翘鼻子和甩头发的动作瞬间，而最后一个字母“Y”则被设计成一颗心的形状。^①不过，当凯茜追问他的时候，他却一副难为情的样子，谎称那只是她的后背——男生有时候真是笨得可爱。

他们的滑雪教练马蒂亚斯专程到学校接他们。当然，只要你的父母愿意每年向学校付七万美金，你就能享受到这种一对一的贴身服务。他们的装备——头盔、滑雪杖以及厚厚的雪板——在车后面堆起老高，马蒂亚斯载他们来到维拉尔郊区的一个足球场，这里此时正覆盖着厚厚的积雪，足球场中央停着一架鲜黄色的小型直升机，他们的冒险之旅从这一刻便开始了。从校车上跳下来，他们的靴子立刻陷进深深的雪地里。只要这样的天气能够保持下去，山顶绝对会成为滑雪者的天堂。凯茜的目光越过峡谷，朝法国的方向望去，心里祈祷着勃朗峰^②上空厚厚的云层能够绕开这里，至少晚几

^① 凯茜名字的英文写法为“Casey”。

^② 勃朗峰（Mont Blanc）：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，位于法国上萨瓦省和意大利瓦莱达奥斯塔的交界处。2007年测得的海拔为4810.90米，为西欧最高峰。

个小时再到也好。山的这一侧风光无限，没有一丝风，只有和煦的阳光与漫山遍野的白雪交相辉映。可以预见，太阳下山之后，人们将迎来一个美妙的夜晚。

凯茜转身面对比她高出一大截的鲁拉里，踮起脚尖吻他。鲁拉里身高六英尺^①，魁梧挺拔、器宇不凡。他那棕色的头发在阿尔卑斯山阳光的照耀下微微泛着红光，剃须刀在他的左耳下方留下一道醒目的割痕。他脸型硬朗帅气，下巴轮廓清晰，嘴角处有个可爱的酒窝；一双眼睛沉着坚定，眼眸中流转着幽默的光彩，目光似乎能穿透一切。每当被他注视的时候，凯茜都觉得自己仿佛赤身裸体站在他面前。她抓住鲁拉里的胳膊，催促他加快脚步。晚上学校里有一个盛大的期末派对，他们的朋友和老师都将参加。但凯茜有她自己的打算——他们的第一次，只是她还没有把这个小秘密告诉鲁拉里，但她觉得鲁拉里应该猜得出来。凯茜兴奋得难以自持，她紧紧贴在男友健美的身体上，但笨重的雪地靴显然不懂主人的小心思，凯茜脚底一滑失去了平衡，身体向后倒在洁白松软的雪地上。鲁拉里猝不及防，被凯茜连拖带拽地也一并倒了下去，恰好压在她的身上。滑雪教练知趣地把头扭向一边，微笑着，假装没有看到这对小情侣大笑着挣扎着站起来的滑稽样。

马蒂亚斯热情地冲直升机飞行员打了个招呼，他们是老朋友了，一起飞过几十次。飞行员帮他们把滑雪用具装进一个固定在一侧起落橇上的钢丝笼里。马蒂亚斯已经事先给这两位学生上了半小时的直升机滑雪培训课，此刻他又耐心地把要点重复了一遍，比如需要遵守的规则、在直升机上的注意事项、需要记住的滑雪要领、遇到雪崩该如何应对，等等。他们又最后检查了一遍设备，确保没有漏掉手掌大小的雪崩传收器或折叠式的铝制探测

^①6英尺约为183厘米。

器，随后才算一切妥当。“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，”教练把双手搭在他们肩膀上说，“我向你们保证，这将是你们一生中最甜蜜难忘的冒险经历之一。”凯茜听了咯咯直笑，教练自然不会知道，她笑是因为别的原因。

直升机是敞开式的，没有舱门，已经爬进机舱的凯茜正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并没有留意舱内的另外两名乘客。这是两名男子，其中一人坐在客舱，另一人坐在驾驶舱中飞行员的旁边，那里视野更美。两人看上去并不起眼，他们都戴着太阳镜，脖子上的围巾一直缠到了下巴上，鼻子上涂着防晒霜，头上各罩着一顶又厚又暖和的绒线帽。一眼看过去，二人的脸庞都只剩极少部位露在外面，而那里却又覆盖着密密的胡楂子。他们浑身上下没有任何明显的特征，所以凯茜没有认出他们也是情有可原，毕竟她年纪还小，眼睛里除了她的男朋友鲁拉里，就再也没有别的人了。实际上，这两人正是几天前在咖啡馆里和凯茜聊过天的那两个人。

况且还有其他的干扰因素。涡轮增压发动机开始轰鸣，他们头顶硕大的旋翼开始旋转，凯茜的世界中顿时充满了颤抖与啸叫。即便鲁拉里对着她的耳朵大喊，她也很难听清他到底说了些什么，因此她干脆靠在鲁拉里的肩膀上，深情望着他含笑的眼眸，别的什么都不想管。可怜的凯茜，浑然不知自己正一步步走向险境。但我们能责怪一个喝了爱情之酒的少女不够谨慎小心吗？爱情使人变傻，让人对爱情以外的任何事视而不见，正如马蒂亚斯所承诺的，凯茜正和自己的心爱之人路上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冒险之旅。

凯茜面朝机尾坐在鲁拉里旁边，他们对面坐着马蒂亚斯和那个陌生人。机舱里空间狭小，四人的膝盖几乎碰在一起。直升机越过山头的林木线朝峰顶爬升，敞开的舱门外面，山峰连绵不绝，风景越来越壮观。她掏出相机，兴奋地按着快门，她想拍下

这一路的风光，好回到家里和祖母分享。从空中俯瞰，维拉尔更显秀美，木屋连蔓接栋，烟囱里冒出袅袅轻烟。远处的峡谷中，雄浑壮丽的罗纳河向日内瓦湖蜿蜒而去，发电站高耸的烟囱里白烟滚滚、蒸汽腾腾。而在更加遥远的地方，是巍然屹立的阿尔卑斯山，银色的冰川从山顶垂下，远看就好似中国的藏族人为大山披上了一条条哈达。凯茜知道，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莱迪亚布勒雷山和那里的滑雪胜地格施塔德。几周前，在进山的道路尚未被大雪封闭的时候，她的妈妈还曾带她去那儿购过物，她的丝线小钱包就是在那里买的。她又隔着厚厚的滑雪服摸了摸钱包的位置，身体向鲁拉里依偎得更紧了些。

机舱外的美景、轰鸣的发动机以及不断高涨的热情都令凯茜陶醉，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忘记了身边的一切。可她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，鲁拉里身体僵硬，甚至还在微微发抖。他抓住她的手，越攥越紧，直到她疼得差点叫出声来。凯茜不禁扭过头，诧异地循着鲁拉里的视线望去。眼前的一幕令她大惊失色，只见鲁拉里对面的那个陌生人侧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手套已经摘下，手里赫然握着一把枪，枪口对着马蒂亚斯的胸口，距离不足两英尺。凯茜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她没有听到任何争吵。就连马蒂亚斯也一脸茫然，被对方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呆了。

“站起来！”陌生人对马蒂亚斯大声命令道。尽管他的话刚一出口便被倒灌进机舱的气流给吹跑了，但每个人都能从口型中读出他的意思。

教练耸了耸肩，示意他自己系着安全带。很明显，他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以为对方是在跟他开玩笑。随后他注意到对方扣在扳机上的手指向里轻轻收了收，尽管这动作细微到不易察觉，但足以让马蒂亚斯相信，继续考验对方的幽默感绝对是白费力气且极不明智的行为。于是，他小心翼翼地解开安全带扣，慢慢向座位

的边沿挪了挪，好和眼前这个危险的陌生人拉开点距离，而他的双眼却一刻也没有离开正指着自己的黑洞洞的枪口。

直升机继续向前飞着，而且越升越高。

陌生人把枪口向上轻轻扬了两次，无奈之下，马蒂亚斯只好缓缓站起身。机舱高度有限，他不得不弓着腰、低着头。他扭头朝驾驶舱里看了一眼，满心渴望他的朋友能够察觉这一切并出面干预。然而这一看顿时令他陷入深深的绝望，也就是在这一刻他才知道，自己死定了。

他气愤难平，胸口腾地燃起一团火。尽管旋翼的声音震耳欲聋，而气流又几乎遮住了他的耳朵，但他还是听到了凯茜恐惧的尖叫。与此同时，他感觉胸口仿佛被马踢了一脚，连骨头都被踢得粉碎。当然，他的胸骨无论如何都难以抵挡从半自动手枪里射出的九毫米子弹头。中枪的那一瞬他并没有感到疼痛，只是有一阵麻木的感觉，沿胸口向他的五脏六腑蔓延开去。他的双膝有些发软，不由自主地向下沉去，这更令他怒不可遏，他是个山里人，这双腿就是他的生命。身处六千英尺的高空，他义愤填膺，直到双腿失去了依托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去，仿佛坠入无底的深渊，他随后便失去了知觉。

飞行员根本帮不了他的朋友马蒂亚斯，因为他已经死了。遇害前他正专心操纵着飞机平稳穿行于山风之中，坐在他旁边的那名男子突然伸手拉下了自动驾驶控制杆。飞行员不由惊呼一声，但即便身中两枪当场死亡。然而客舱里的人都没有听到他的声音，也没有听到枪声，所以没人知道隔板的另一侧发生了什么，直至马蒂亚斯被逼着站起来，才发现飞行员早已命丧黄泉，尸体趴在操纵杆上，然而此刻为时已晚。随后机身轻微抖动了一下，就像撞上了一个不大的气穴，那只是飞机解除了自动驾驶功能。现在，驾驶舱中

的那名陌生乘客成了他们的飞行员。

舱里剩下三个人——一个冷酷无情的枪手和两个胆战心惊的乘客。凯茜虽然已经到了恋爱的年龄，但对死亡却懵懂无知，她甚至还不能理解死亡的含义。她的世界本是甜蜜而又浪漫的，可突然之间，死神破门而入，除了尖叫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令她惊恐的是，直升机变成了可以飞行的棺材。

身旁的鲁拉里向前倾着身体，紧紧攥着安全带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近在咫尺的枪手。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，一有机会，鲁拉里定会不顾一切地扑向这个杀人凶手，哪怕他比自己重了至少五十磅^①，高了足足半英尺。但鲁拉里很难有这样的机会，尤其是他被安全带紧紧束缚在座位上。枪手与他面对面，两眼隔着太阳镜片盯着他，他的脸，就像一张毫无表情的面具。

发动机和旋翼巨大的噪音麻木了凯茜的神经，她的大脑一片空白。恐惧在身体里肆意蔓延，最终占领了理性的制高点，求生的本能异常强烈，她只想尽快脱离险境。她双手哆嗦着摸到安全带扣，解开了安全带。过度的紧张令她呼吸困难，继而双腿一软，身体便向下坠去。鲁拉里连忙伸手去扶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凯茜颓然跌在直升机的舱板上，开始挣扎着向一边爬去，雪地靴在舱板上连连打滑。

可她去哪儿呢？她只爬到离舱口稍近一点的地方，便吓得不敢再往前挪动一寸了。她呜咽着抬起头，可怜巴巴地望着那个拿枪的男人。

“求求你。”她小声哀求道。

男子无动于衷，枪口依旧指着鲁拉里，仿佛凯茜对他来说毫无意义。

^① 磅：英美制重量单位，1磅=0.45359237公斤。

舱门外，是曾令凯茜无限着迷和向往的山顶以及山顶之间广阔的蓝色的虚空。直升机抖了一下，她立刻伏低身子，紧贴在舱板上，并伸手抓住座椅下面的金属支架，吓得一动也不敢动。

“求求你了。”她再次哀求并开始尖叫，凄厉的哭喊连旋翼的轰鸣都被压了下去。鲁拉里又颤抖着向她伸出手去，可他够不着她。凯茜继续尖叫着，她只是一个被吓坏了的、想要活命的小姑娘。

直升机突然一个急转弯，就像游乐场里的过山车，机身几乎完全侧了过来。有那么一刻，尖叫声停止了，因为凯茜需要用尽全力抓牢座椅下的金属支架，以免掉出舱外。她不再挣扎，身体开始向外滑，先是滑出几英寸，接着是更远，她的雪地靴离开了舱板，悬在舱外的半空中。不管鲁拉里多么努力，他都无法挣脱安全带的束缚，无法抓住凯茜。他眼睁睁看着凯茜命悬一线，却又无法救助，心急如焚。凯茜的嘴唇扭曲成各种夸张的形状，淡褐色的眼睛里满是恐惧。

尽管只过了短短几秒钟，但她终于支持不住，手一松，身体急剧向下坠去。她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抓，瘦弱的身躯如同丢在风中的一片糖纸被甩到了直升机外。她再度绝望地尖叫起来，比之前更加撕心裂肺，然而这一次，已经没有人能够听到。

第一章

津巴布韦，东部高地

发生在瑞士山区的不幸事件，其根源要追溯到将近五周之前另一个时区的另一片大陆，事实将证明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。这种事通常需要长达数月的周密计划，但很多时候，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，何况时间是个很难掌控的因素，所以最后走点捷径，抄点近路，忽略点细枝末节，便也在所难免了。

摩西·威拉德·琼博站在他位于东部高地山区寓所的窗前，沮丧地叹了口气。虽然气温只有80华氏度^①，但高海拔地带罕见的湿度还是让他有点透不过气。乌云耀武扬威了一个上午，现在，雨水终于吹响了号角，如千军万马般从天而降，噼里啪啦地砸在屋顶上，仿佛要把屋顶砸穿。窗外的雨幕妨碍了视线，他甚至连院门口的警卫室都看不见了，视野之内唯一让他感到有生命存在的，是爬在外侧窗框上的一队蚂蚁。唉，就连天气都让他觉得萎靡不振。

琼博可是个重要人物，不过在他自己看来，这与他理想的位

^① 华氏度：一种温度计量单位，在美国和英语国家中较为常用。其换算公式为：华氏度（°F）=32+摄氏度（°C）×1.8，因此80华氏度约为26.6摄氏度。

置还有点距离。他是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的代理总统，是人人尊敬的阁下，但他讨厌这个称谓前的“代理”两个字，那让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谁都能穿的破鞋。他曾是前总统罗伯特·穆加贝的副手之一，那是一个疯子似的暴君，在收拾他留下的烂摊子的过程中，琼博脱颖而出，并暂时坐上了他的位子。不过，究竟能否成为名副其实的继任者，必须经过三个月内的连续选举才能见分晓。琼博渴望当选，他需要赢得这场选举，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他的胜算极大。但津巴布韦已经被穆加贝糟蹋得不像样子，国弱民穷，动荡不安，发展举步维艰，所以代理总统此刻的心情简直比乌云密布的天空还要阴郁。他正注视着排水槽中喷涌而出的雨水像瀑布一样浇在草坪上，把一丛木槿的根都要冲了出来，这时，他听到身后传来了敲门声。门框已经有些膨胀变形，开门时合页发出吱吱呀呀的抱怨，正像这个国家中的一切。走进来的是总统私人卫队队长塔克里，他身后还跟着两个白人，都是接近四十岁的年龄，穿戴整洁、体格强健。

“你们迟到了。”琼博用修纳语^①说道，这是他和塔克里都听得懂的语言。他语气平淡，询问的味道远多于责怪。总统身材高大、体健如牛，从不轻易指责他人，多年的政治生涯磨炼出了他这种不愠不火、喜怒不形于色的涵养。正是由于他谨言慎行，深谙明哲保身之道，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，而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沦为行刑队枪口下的牺牲品。

“真是非常抱歉，哈拉雷^②城外公路上的坑比机场上还要多。”塔克里小心翼翼地回答，紧绷的嘴唇令他有些口齿不清。他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，虽然屋顶悬着吊扇，他仍旧紧张得满头大汗，“总统先生，这位是……”

^① 津巴布韦的官方语言为英语，但修纳语和恩德贝莱语也是与之并列的主要语言。

^② 哈拉雷：津巴布韦首都和最大城市。

但琼博挥手打断了他的介绍，“我不需要知道他们的名字，这次会面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，搜过身了吗？”

“搜过了。”

“再搜一遍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然而就在塔克里左右为难之时，后面两名男子中稍矮的那一个却主动举起双手放在脑后，并大度地分开了两脚。他的脸庞被非洲阳光晒得发红，耳朵仿佛被什么咬过，紧紧贴在脑袋两侧，形成一个自然的坡度，刚好与他稍显稀疏且有些褪色的红色短发接合。他的双眼呈现出奇怪的浅灰色，就像冰冻的湖面上开了两个洞，放射着寒光。他主动接受再次搜身说明他听得懂琼博的修纳语，而且他觉得没必要隐瞒这一点。塔克里在他身上轻轻拍打了一遍，然后转向另一名男子——此人生得膀大腰圆，头发花白但梳得一丝不乱，脚上的皮鞋一看便知价格不菲，显然，这是一个生活讲究而又相对保守的人。塔克里在他身上同样没有搜出任何东西。

“小心驶得万年船，我想二位应该能理解。”琼博说，这次他用的是英语。

“所以我才搭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，”红发男子说道，“它们从来不会出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比谁都小心，就像您一样。”他语调清脆快速，每个字都好像是从舌尖上滚动而出，很明显，他是南非人。

“请您用‘阁下’或‘总统先生’称呼，以示尊重。”塔克里认为此人的语气过于随意，便立即提醒道。

男子冰冷的目光打量着眼前这位黑人领袖的脸庞，他的每一个部位——嘴唇、鼻孔、脸颊、眼睛——都出奇得大，让人看着很不舒服，而他格外突出的浓眉毛，更给人一种思虑过甚、忧愁满腹的印象。